

跳楼事件、内部纠纷、媒体报道、传闻猜测……  
网络时代，危机公关缘何成了软肋和致命伤？

长篇小说

# 危机公关

WEIJIGONGGUAN

李志刚◎著

惊险变局中的绝对内幕  
局外人不得而知的官场对决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惊险变局中的绝对内幕  
局外人不得而知的官场对决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危机公关 / 李志刚著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 
2013.1

ISBN 978-7-5306-6225-0

I. ①危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98248 号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[e-mail:bhpubl@public.tpt.tj.cn](mailto:bhpubl@public.tpt.tj.cn)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\*

开本710×1000毫米 1/16 印张18 字数220千字

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5.00元

# 目 录

## 一 入夜，副局长纵身跳下办公楼 / 1

刘松涛听后一笑，说：“你没明白我的意思，我是想问他有没有抑郁症之类的精神疾病，或者有没有类似的症状。这情况你应该了解，他毕竟是你的副职。”

## 二 发展是硬任务，稳定是硬任务 / 20

“我X，真猛！”张涛爆了句粗口，语气充满敬畏。冯希平觉得有些不妙，忙让张涛赶紧开走。张涛一边依言行事，一边兴奋地告诉冯希平：“局长，你知道刚才开枪的那人是谁吗？”

## 三 真没想到，纪检组长也会送礼 / 37

马玉国和妻子交换一下眼神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說：“我建议，会上您提一下班子分工调整的事情，吹吹风，敲山震虎，让孙绍远有所顾忌。”

## 四 明松暗紧，常委会刀光剑影 / 51

听到马义峰介绍得如此详细，冯希平这才理解刘松涛所说的“外松内劲”。他偷眼看了看郭庆伟等人，见都听得很认真，表情也都很凝重。

## 五 举重若轻,这就是汇报的艺术 / 67

“别瞎猜了,咱们局现在这种情况,怎么会提拔我呀。”冯希平忙否认,心里有些奇怪:莫非这小子听到什么风声了?

## 六 奇怪,美女记者有什么来头 / 83

从自己的手机号码,到住处的准确位置,还有与佟冬的会面,对紧急会议内容的知晓,难以想象苏瓔珞是从哪里得到如此准确的信息。难道她也有高人暗中指点?

## 七 关键人物,刘副市长的客人 / 100

这话将冯希平的心事勾了出来,他正想就此请教刘松涛,便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,都讲了一遍。刘松涛听后也觉得奇怪:“吕孝义怎么了?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秘密吗?”

## 八 屁股决定脑袋,你只能这样 / 116

刘松涛说自己能力低下,许多工作至今没有做好,因为经常挨领导批评。阎立本知道刘松涛故意往专用线上的事情引,却故做不懂,而是评论起刘松涛当副市长的时间。

## 九 难道,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/ 132

冯希平猜度,刘松涛心里肯定有想法了,否则他不会对苏瓔珞说那样的话。刘松涛之所以对自己说这种话,十有八成就是让经济局承担感谢苏瓔珞的成本,说白了,就是出钱。

## 十 市府领导与方丈大师 / 146

万铁勉一连用了三个“有关”,让会议的气氛变得更为紧张、神秘。与会众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主席台,等待着马义峰介绍案情。

## 十一 网络啊网络,饶了我吧 / 162

一把手因位置十分重要,所以组织部门在确定人选时,都会综合多方因素,很少按“轮流坐庄”的方式进行顺延。也就是说,除非组织部门暗示或者市主要领导暗示,任何单位的副职都不会干出这种傻事。

## 十二 好事不出门,坏事传千里 / 177

其实,马玉国这两天压根就没有去纠风办,而是将全部心思都用在研究资源综合利用业务上,并且趁着冯希平不在铁峰的空当,去两家企业听了听情况,着实过了过分管业务工作的瘾。

## 十三 坏事有时也能变好事 / 192

说到这里,陈燕来凑到刘松涛耳边,低声说:“老哥,我给你提个醒,郭庆伟准备放弃马义峰了,你要机灵点,把自己摘干净,千万别卷进去。”

## 十四 临时客串,当一次侦探 / 207

方清听冯希平在电话里絮絮叨叨地说这些事情,觉得很好笑。待通话结束后,他对冯希平说:“你们官场可真麻烦,明明能直着走的事情,还得偏偏去绕弯。”

## 十五 官迷心态害人不浅啊 / 222

郭庆伟心里暗暗苦笑:明明是在用纳税人的钱去满足少数无良记者的私欲,是一种违反党性原则的事情,在庞秀丽的眼中却变成了有党性的表现,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

## 十六 神秘信封,神秘手机卡 / 236

钱永强大笑道:“我干别的不行,删帖子可有办法,告诉你一个秘密,市领导的很多负面帖子都是我找人删的,处理你这点事还算什么。”

## **十七 洞若观火的视察组 / 252**

耿静微微一笑：“放心，省委看得很清楚，中央看得更清楚。我有可靠消息，中央很快就要重视实体经济发展，而工业经济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依我看，工业经济大发展的阶段很快就要到来，你们这样的年轻人要大展身手了。”

## **十八 跑部进京的意外收获 / 267**

公安系统官场地震给市政府大楼里增加了无尽的谈资，大家像看球赛一样，每天关注着事态的进展。由于工作的特殊性，一些人总能打探到最新的消息，这些消息通过口口传播，很快就传到社会。



## 一 入夜，副局长纵身跳下办公楼

刘松涛听后一笑，说：“你没明白我的意思，我是想问他有没有抑郁症之类的精神疾病，或者有没有类似的状况。这情况你应该了解，他毕竟是你的副职。”

“老爸，崇尚的‘尚’是不是尚书郎的‘尚’？”

书房里，冯希平正在儿子冯瑞博的书桌旁聚精会神修改材料，冷不丁地被这么一问，脑子一时没反应过来，随口反问道：“什么？上床的‘上’？”

还没待冯希平说“崇尚的‘尚’可不是那个‘上’”，已经读初一的冯瑞博立刻撇嘴道：“什么呀，老爸，你可真邪恶。我说的是‘木兰不用尚书郎’的那个‘尚书郎’，不是上床。”

冯希平被儿子顶得哑口无言，心里又气又笑：敢情我这高大的父亲形象，就被一个口误给毁了？儿子看来也开始初谙世事，竟然也知道上床一词的真正含义。

正在卧室里收拾家务的李妙云听到父子这段对话，忙走过来对儿子说：“别和你爸顶嘴了，快点写作业，弄不懂的话，可以用电子辞典查嘛。”说完，又对冯希平说，“来，别改材料啦，过来帮我给儿子榨点果汁喝吧。”

两口子来到厨房，李妙云一边洗水果一边低声打趣道：“一把手，挨批评了吧。”冯希平笑道：“在家我就是三把手，你俩都能管我。”李妙云轻轻打了丈夫一下：“别胡说了，你就是咱们家的顶梁柱。”说完，她又正色道，“有个事



要和你说一下,不许不同意。明天是你任一把手一周年,又难得赶上你在家,我已经和师傅打过招呼,明天一早你去寺里拜拜,顺道——”

“轰……”冯希平启动榨汁机,用轰鸣声打断了妻子的话。李妙云轻轻叹口气,没有再说下去。

今年42岁的冯希平原本是松江省经委综合处处长,一年前,被下派到铁峰市任经济局局长。尽管级别仍然是正处,但职务却成了一把手,在干部培养上属于重点使用,不久前又被列为市级后备干部,可谓前途光明,在铁峰政界小有名气。因此,尽管有两地分居之苦,李妙云对丈夫的工作非常支持,只不过这种支持有时不太恰当,比如说去庙里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。

对于妻子这些行为,冯希平采取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态度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,妻子竟然办了皈依证,动辄就往庙里跑,甚至还结识了海州市郊双泉寺的住持静真。刚才她所提的师傅,就是此人。

在妻子的劝说下,冯希平曾见过静真两次。因为静真总暗示他用公款捐助,冯希平也就不愿再去。刚才妻子又说此事,他故意打断。妻子也猜出他的态度,只好不再言语。

入睡前,李妙云按惯例开始诵读每日一遍的《普门品》。冯希平对此早已习惯,在一旁继续聚精会神修改材料。李妙云诵经完毕,见冯希平还在奋笔疾书,不由扑哧一笑:“希平,你怎么还和当年一样,什么材料都亲自弄?”

冯希平抬起头来,微微叹口气:“不亲自动手不行啊,这份材料是报给上面的,事关铁峰石墨产业今后发展规模,马虎不得呀。”

李妙云微微皱眉道:“难道离了你,地球就不转了?别写了,明天再说吧。”

夫妻俩来到卧室,李妙云侧耳听了一下儿子房间里的动静,然后关上房门,一边换睡衣,一边低声问:“一把手,今晚想不想再‘邪恶’一次?”冯希平想起儿子的话,不由无奈地摇摇头:“这个小子,竟然上纲上线。也怪我,当时没想那么多。”

李妙云扑哧一笑:“没关系,只要你不和别的女人‘邪恶’就行。”

两人正在亲昵中,忽然,冯希平放在床边的手机“嗡嗡嗡”地震动起来。

李妙云有些扫兴地嘟囔到：“谁呀？这时候还来电话。”

冯希平转身从床边摸过手机，瞟了一眼屏幕，见显示的是经济局办公室主任盖如林的手机，心里也有些不高兴：这个老盖，我已经够放权了，可他仍然什么事情都不敢做主。

“什么事？”冯希平接起电话，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低声问道。

“局长，出大事了！佟局刚才跳楼了！”

“什么！？你说是谁跳楼？”

“佟局佟鲲，120已经来了，正往医院送呢。”盖如林在电话里急促地说，“佟局好像够呛了，据说呼吸很微弱。”

冯希平脑子顿时“嗡”的一下：什么！？好端端的，常务副局长佟鲲竟然跳楼了？现在是周六，不是工作时间，会不会是……但愿不会是……

他忙从床上起身坐起，一边下意识地找着衣服，一边大声问：“怎么个情况？你说具体点！”

李妙云在一旁听得真切，也被吓了一跳，忙披上衣服，侧耳听着电话里的情况。

“也就十多分钟前的事……”电话里忽然传来一阵警报声，将盖如林的声音淹没了。

冯希平仍不肯相信，忙追问：“你确信佟局是跳楼吗？”

“嗯，我刚到现场，大伟也在这儿，他告诉我说有人看到了，说佟局是从办公室窗户跳下去的。”

一听局办公室副主任也在现场，冯希平心里一凉：看来佟鲲跳楼一事基本上就是事实了。他愣了愣，随即问道：“你报警没有？”

“我还没来得及报警，不过警察已经到了，他们刚刚封锁了现场，正嚷着要上楼看看。”

冯希平迅速理了理思路，叮嘱道，“老盖，你和大伟要积极配合公安部门调查，同时盯紧医院，想方设法抢救老佟。你现在就分头给局领导们打电话，就说我让通知的，让吕孝义赶紧到医院，警察这边如果需要领导的话，就让

孙绍远去,马玉国也要告诉他,让他明天赶紧回铁峰。老何就算了,暂时不惊动他,明天再向他通报一下算了。”

铁峰市经济局一共有五位局领导,除跳楼的常务副局长佟鲲外,还有副局长吕孝义,副局长孙绍远,纪检组长马玉国,另外,还有一位非领导职务,副调研员何广学。眼下,马玉国在外地出差,何广学在北京看病,冯希平眼下能调动的副职仅有吕、孙两人。

“好,好,我和大伟马上就办。”盖如林连声应允。

“我现在要向刘市长汇报,随即就赶往铁峰,你打完电话后,尽快弄清楚老佟的情况,有新情况及时告诉我。”

接完电话,冯希平的脑子快速地过着电影:一周前,佟鲲去上海出差前,还曾一起去龙腾公司看生物新能源发电项目。在施工现场,佟鲲滔滔不绝讲了很多,还说秸秆发电对改善铁峰能源结构,壮大新兴产业的意义,言谈举止都很正常。几天后佟鲲到上海,也曾经来过几次电话商量工作方面的事情,丝毫感觉不出异常。

李妙云在一旁有些紧张地说:“希平,老佟跳楼,不会是犯了什么事吧?”

自接到盖如林电话,冯希平就立刻联想到佟鲲极有可能因涉案而跳楼。见妻子也这么想,他疑心更重,低声喃喃道:“不太妙呀,以前佟鲲从外地出差回到铁峰,都会给我打电话,可这次从上海回来,他怎么没给我打电话呢?莫非……”

听丈夫提这事,李妙云有些急了,忙催促道:“赶紧问问刘市长吧?他应该知道佟鲲是不是因为涉案才跳的楼。”

李妙云提到的刘市长名叫刘松涛,铁峰市市委常委,常务副市长,也是经济局的主管市长。拨通电话后,冯希平忙将佟鲲跳楼的事情报告给刘松涛。刘松涛听后语气很镇静,说已经知道此事,刚刚向市长陈燕来汇报结束,按陈燕来指示,正准备代他向市委书记郭庆伟汇报。冯希平听后稍稍松口气,随后试探着问:“刘市长,佟鲲是不是……涉案了?”

刘松涛在电话里叹了口气:“我在常委会上没听到这方面的消息,应该

不会吧？”

冯希平明白，刘松涛此刻也在担心这事。

事实正是如此，接到政府办关于佟鲲跳楼的电话汇报时，刘松涛正在家里练字。答应朋友的一副《满江红》刚写到一半，妻子就走过来有些紧张地说：“松涛，你接一下电话吧。”

“怎么了？谁来的电话？”他看了看尚未完成的作品，有些恼火。

“政府办说大楼里有人跳楼了。”

得知跳楼者是佟鲲后，刘松涛第一个反应也是担心佟鲲涉案。他虽然是市委常委，但有些纪检案件的前期调查他并不知情。详细了解佟鲲跳楼的细节后，他稍稍思考一下，翻了翻放在家中的干部名册，将佟鲲那一行仔细看了看，然后打电话给正在北京开会的市长陈燕来，就此事向他做了汇报。陈燕来听后也很恼火，发了几句牢骚后，问刘松涛：“佟鲲为何跳楼？肯定是自杀吗？”

刘松涛说：“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，但正巧有人目击，所以基本判断他就是自杀。当然，最终原因是由公安部门给出，具体调查已经开始。至于他为什么要自杀，老实说，我也弄不明白。”

陈燕来又问：“我对佟鲲好像没什么印象，你是经济战线的老领导了，又是从经济局出来的，你对这人了解多少？”

刘松涛早有准备，先将佟鲲工作简历等基本情况简单说了说，然后说：“佟鲲当科级干部时工作很认真，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，我很欣赏他，也是我建议将他列为经济局副局长人选的。组织部门去考核，各方面都没有问题，提职过程没有什么争议。不过——”

陈燕来忙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刘松涛声音低沉地说：“他当上副局长后，工作仍然很敬业，可惜个人生活作风有些不太检点，对自己要求也不太严格，部分群众对他有些看法。我为此提醒过他，也批评过他，他态度很诚恳，改正得也很积极，总体来说还是个好同志。”

陈燕来对佟鲲提拔过程是否存在问题并不感兴趣，更不关心刘松涛在其间是否有责任，见刘松涛没有说出自己想听到的，只好直截了当地问：“他精神状态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比如说有抑郁症，或者个人遇到些什么困难没有？”

刘松涛心里非常清楚，如果从自己嘴里说出佟鲲的精神有问题，那么责任可就算在自己头上了。所以，他最不想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，见陈燕来已经问到，只好含糊地回答道：“这些我都不太清楚，印象中没感觉到。等一会儿我问问经济局的冯希平，他应该更了解一些。”

陈燕来有些失望，借口说自己不熟悉佟鲲，再加上身在北京，暂时不便对此事作出过多的安排，就由刘松涛代替他向市委书记郭庆伟汇报。刘松涛知道这位下派干部无意搅入铁峰的是是非非，同时自己也想直接打探一下郭庆伟的态度，便满口答应下来。

刚放下电话，冯希平的电话就到了。听刘松涛说还没有向郭庆伟汇报，冯希平不敢耽误领导大事，便想挂掉电话。刘松涛却不着急，问冯希平是否了解佟鲲的健康情况。冯希平说没觉得佟鲲身体有什么问题。

刘松涛听后一笑，说：“你没明白我的意思，我是想问他有没有抑郁症之类的精神疾病，或者有没有类似的症状。这情况你应该了解，他毕竟是你的副职。”

冯希平顿时紧张起来：佟鲲应该没有什么精神方面的疾病，可刘松涛这样问，肯定也是一种暗示。难道，刘松涛想用抑郁症之类的疾病来解释佟鲲跳楼的原因？这是刘松涛个人的想法，还是市长陈燕来的意思？

犹豫片刻，冯希平决定还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委婉一些回答，于是他含糊地说：“佟鲲前几天去上海出差，在出发前我没发现他在精神方面有什么异常。不过，我也检讨，我对他关心不够，也许他有这方面的病症，我没有及时了解。”

在官场浸淫多年“太极功夫”的刘松涛自然知道冯希平这番话的意思，他滴水不漏地说：“这么短时间，是不可能弄清原因的。我看你最好侧面了解

一下,有没有这方面的情况。有就是有,没有就是没有。”

通过陈燕来刚在电话里面的暗示,刘松涛很盼望冯希平证实佟鲲有抑郁症或者有类似的状况,这样的话,佟鲲自杀也好,不慎坠楼也好,都可以用时下最常见的原因来解释,日后见报也不会引发太大的社会关注,最终不了了之。可是,冯希平却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,这让刘松涛多少有些失望。

刘松涛看看表,见两番电话过去,时间已经过去十多分钟,估摸着早已有人将佟鲲一事报告给市委书记郭庆伟,没准还会有些自己也不知道的内容。不过,按官场规矩,发生重大事件时,政府必须向党委汇报的,况且陈燕来已经委托自己汇报,所以该走的程序还必须走。

拨通郭庆伟的电话后,刘松涛简要汇报了一下事情的情况,以及陈燕来市长委托他代为汇报一事。郭庆伟静静地听着,一直等到刘松涛汇报完了,他才轻轻叹口气,以示哀悼,然后问:“原因弄清没有?”

刘松涛说:“事情发生的非常突然,陈市长问佟鲲生前是否患有抑郁症之类的精神疾病,我拿不准,问冯希平,冯希平也拿不准,答应去侧面了解一下。”

郭庆伟有些惊诧:“陈燕来当时怎么问的?”

刚开始汇报时,刘松涛故意省去这一细节,以免留下挑拨书记市长关系的嫌疑。他知道,郭庆伟肯定会问坠楼原因,届时顺势说出,会非常自然,也恰到好处。不过,让他没有想到的是,郭庆伟对陈燕来的做法有些不满,用略有些批评的口气说:“咱们共产党人要讲究实事求是,未经调查不能主观臆想。佟鲲这人前不久我见过,精神状态挺好的,不像患抑郁症的样子。如果非说人家有抑郁症,万一跳楼是因为有其他原因怎么办?家属能同意?”

书记和市长都是刘松涛的上级,他哪个也得罪不起。见此情景,他只好“和稀泥”:“郭书记,现在媒体上但凡报道领导干部自杀,一般都用精神类疾病来解释,否则……否则就是因为涉案而畏罪自杀。我想,陈市长是从维护铁峰形象的角度出发,才会这样做的。”

郭庆伟没认同刘松涛的观点:“形象不能靠粉饰,更不能靠整容,要经得

起事实的考验。我认为这件事必须实事求是，一切结论要有调查依据。”

刘松涛忍不住提醒道：“郭书记，这样的话，媒体记者会不会盯上咱们？这事最终得登报，没有原因的官员自杀事件，估计会引起记者兴趣的。”

郭庆伟说：“我正想说这事呢，你现在就去现场，看看情况，同时代我通知新闻办，让他们组织好宣传工作，咱们自己的媒体不能缺位，也不能越位，必须实事求是，有凭有据。”

放下电话，刘松涛看看表，有些歉意地对已经悄然来到身边的妻子说：“我得出去一趟，估计半个小时后才能回来，你要是困了，就先睡吧。”

妻子早已习惯刘松涛毫无规律可言的生活，先念了句佛，然后叮嘱道：“你看到佟鲲鹏家属后，多关心关心吧，孤儿寡母怪可怜的。”

刘松涛给司机小张打电话，告诉他赶紧出车，小张说车子已经准备好，马上就到。刘松涛问为何提前准备，小张说已经知道佟鲲鹏跳楼的事情，所以做好了准备。刘松涛闻此心中一动，忙问小张听到什么小道消息没有，小张说没有，大家都觉得非常突然。

果然，也就两三分钟时间，门铃急促地响了一声，也就意味着小张的车子已经到了。刘松涛起身欲走，妻子又叮嘱道：“让小张慢点开，也不是什么急事，开快了也没用，还挺不安全的。”

这话提醒了刘松涛，他忙给冯希平打电话，问他出发没有，冯希平说刚刚收拾停当，正往楼下走。刘松涛问他是不是想自己开车回铁峰，冯希平说是，刘松涛说夜间行车不安全，让冯希平不要自己开车，由他直接给铁峰驻海州市办事处打电话，让办事处派个司机接冯希平，以确保路上安全。

冯希平重新上楼回家，将刘松涛的安排告诉妻子，妻子有些感激地说：“还是刘市长心细呀，这样我也就放心多了。”说完，她又眉头一皱，忧心忡忡地说：“佟鲲鹏要是因犯事而跳楼，你会不会受牵连呢？”

冯希平平静地说：“我没做什么亏心事，脚正不怕鞋歪。”

其实，他心里也极为忐忑。

冯希平以前在省经委当处长的时候，处内的小金库也就万把块钱，主要

用于逢年过节搞处内福利。来到铁峰后,他才发现,经济局小金库每年有近千万的进出。其中,有用于职工福利的,有用于打点有关方面的,也有用于班子成员处理不便报销事项的。

刚开始知道小金库详情时,他颇为纠结了一阵子。后来在一次宴会上,听佟鲲说中国的官场就好比一座县城,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好比县城里行驶的汽车。县城街道纵横交错如同迷宫,所有路口的信号灯都很规范,监控系统也很健全,就是交警经常不在。除了少数有高人指点,贵人提携,能走走捷径以外,其余的汽车都要闯红灯,否则就会落在如潮的车队后面。

他心里很明白,佟鲲这么说,就是暗指自己当一把手是走了捷径。他也非常清楚,如果自己不“同流合污”,势必被别人视为异类,不仅工作将很难开展,甚至在官场中都无法生存。刘松涛也委婉地点拨他两次,提醒他要明白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,科学统筹好原则和变通之间的关系,不能按当处长的方法来当局长。即便没有什么政治进步的追求,也要兼顾到班子成员和单位职工的利益。

从此以后,他开始慢慢理解什么叫官场,也渐渐熟悉了官场中形形色色的潜规则。他也发现当局长的应酬的确比当处长多得多,各方面交际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,如果全靠自己的工资,即便倒贴也不可能够。

不过,刚开始进行资金串用等“不正常”的操作时,他心里都非常紧张,非常愧疚,总觉得这些钱尽管不是直接揣进自己的口袋,但毕竟违反有关制度,追究起来,责任也不少。佟鲲为此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劝他,说现在各级官员没有多少屁股干净的,不查都是孔繁森,一查就成王宝森。

也正是这句话,让他此时的心变得极为忐忑。他甚至做好了更坏的打算:一旦佟鲲涉案,势必会牵扯到小金库等事项,届时自己作为一把手,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,也将会受到相应的处理。

“唉!难道我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?”冯希平心里翻江倒海。他看一眼妻子,妻子也正关切地看着他。

“妙云,放心吧,即便佟鲲涉案,也肯定与我没有关系,最多就是受些影



响,大不了回经委接着当综合处长。”他轻轻抱了抱妻子,故作轻松安慰道。

“希平,你不会有事的。”李妙云喃喃道,“回来也挺好,孩子正需要你辅导呢。”

冯希平定了定神,起身开始收拾刚才尚未修改完毕的那份材料。李妙云见状有些懊悔地说:“早知道会出这事,我就让你改完再睡好了。”

冯希平勉强一笑:“没事,没剩多少了,我抽空还能接着改。”

李妙云听罢心里酸酸的,低声嘟囔道:“你别再拼命了,就交给下面人写呗,你要是累倒了——算了,我不说不吉利的话了。”

这时,办事处的电话打了过来,说司机已经到位,马上就能过来。冯希平说自己住处离办事处不远,司机在那里等即可。

李妙云有些心疼地看着丈夫,嘱咐道:“听我的吧,材料就别改了,路上在车上多眯一会儿,这事儿没准会闹腾一宿呢。”冯希平“嗯”了一声,又检查一遍所带的文件和物品,起身往外走。路过儿子房间时,他停下脚步,侧耳听听里面的声音,低声对李妙云说:“这几天你就辛苦了,多检查检查他的作业。”

李妙云点点头,低声说:“放心吧,我盯得很紧,也就你回家后才让他放松一下。”

冯希平刚要出门,手中的电话又“嗡嗡”振动起来。

“冯局啊,老佟……佟局死了。”电话中的副局长吕孝义略带哭腔地说,“我刚到医院,大夫就说,佟局抢救无效,马上就要下死亡通知书了。”

尽管冯希平早有思想准备,可一听到这消息,心里仍旧咯噔一下。他看了看被惊得目瞪口呆的李妙云,示意她不要说话,然后对电话那边的吕孝义说:“别慌,别慌,老佟的家属知道这事吗?”

“他老婆到了,正哭呢。儿子好像在外地,暂时赶不来。”

听着电话里传来隐隐约约的哭声,冯希平心里不由得有些酸楚,他叮嘱道:“老吕,你这方面比我有经验,一定要稳定他们的情绪,有情况及时给我打电话。”